

感受武汉抗疫一线的“她力量”——

# “保障大家安全，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！”

宋爽 赵竞凡 陈鑫



图为李雪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##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

受访人：西安交大二附院麻醉科李雪

来到前线的头两天，我没有立刻上岗，而是按要求接受了培训。刚学会穿防护服那天下午，我接到通知说当晚就要进病房，于是在午夜1点上了岗。

防护服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重，但确实很不透气，一旦穿上，就不能喝水吃饭，上厕所也不行，下蹲拿东西时需要慢慢蹲，不然衣服就会鼓气；至于护目镜，一戴就起雾，我们会提前用洗手液涂抹一层，但还是会不停滴水珠。

虽然有这么多不便和困难，但是姐妹们每天互相打气，下了班依旧有说有笑，情绪明显没有出发前那么紧张。前几天有同事过生日，我们还给她一起唱生日歌，用泡面做了长寿面。

生活物资一周补充一次，每次都充足，吃的、用的都够。有不少社会人士还给我们捐赠了毛毯、羽绒服。有女同事赶上生理期，上不了班，其他人就自觉顶上，让她能休息一天。

在救死扶伤这件事情上，不用刻意强调分工，本来在医院里怎么分工，来了这里还是一样，医护本就是家，已经出征到武汉，大家应当承担起一样的责任和义务。

我们这些做医护工作的，就希望大家“平平淡淡”，能平安、健康地回到家人身边去。

没在疫情严重地区的大家，应该趁现在，毫不犹豫地抱抱你的父母，抱抱你的爱人，抱抱你的孩子，抱抱你的朋友。珍惜当下。



图为黄林洁出征前父母为她包的饺子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## 方舱医院里的感动

受访人：浙大四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蒋思懿

我所在的方舱医院里，很多患者是从隔离点、其他医院转来的。他们被转来转去，内心处于比较茫然的状态。到了我们这里，因为方舱内的基础条件相对较差，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，他们还是比较恐惧的。

所以有一天晚上忙完工作后，我就回宿舍写了3页广播手稿。那天中午，老人们正吃着盒饭，我在广播里跟他们说：“请大家放心，也请大家相信我们，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，保障大家的安全。”

然后又聊起了我以前在武汉方松园看到的田螺、又薄又脆的矮子锅盔。我说我们浙江衢州的烧饼也非常出名，等这次疫情过去，欢迎他们去品尝。

方舱里有一些患者真的挺苦的，他们从隔离点转到医院，又转到我们方舱，有很多人的家人也在隔离，甚至一家人都是重症。那天有一位患者，她老公本来也在我们方舱治疗，结果她老公情况不太好，转到其他医院去了。

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，她始终体谅、理解、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在问她好不好时，她甚至可以微笑着告诉我们她挺好的，但一提到家人，她就哭了。

其实不管是在哪个位置上，是医生、护士还是患者，大家都挺努力的，真的。我们总会互相沟通，抱团取暖。

普遍来讲，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抗压能力和体力相较于男性会差一些。我们舱内的女性患者在这方面

额头、鼻梁、脸颊、耳后布满了水泡与勒痕，光洁的双手因长期与药水打交道变得伤口密布……连日来，抗疫前线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。

2月1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“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，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、关心、爱护，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障”。

在分秒必争的前线，“她们”有着怎样的力量？真实境况与需求如何？本报采访了5位在武汉一线战“疫”的女性医护人员，让我们一起听听她们的故事。

她们是白衣天使，更是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



图为王云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也有类似表现，有失眠的，有焦虑紧张的。

对于这些心理问题，我们都配有心理专家。大后方的一些专家，也都会给予援助。

## 我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

受访人：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护士王云

今天是我到武汉的第26天。临走时，我对4岁的儿子说：“妈妈要出去一段时间，有人生病了，我去给他们打针。”儿子也不知道我到底干嘛去了，就说：“你打针我要看的。”

说起我们的工作日常，配合医生治疗病人当然是第一位，但照料患者也是重点。

有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，1月27日入院，病情很重。躺在床上输液，起身漱口都做不到。

他得了口腔溃疡，疼得饭都吃不下，我们给他喷西瓜霜，他却把我们推得远远的，说：“我的病可能过不了你们啊。”

等到元宵节那天，我想这是团圆的日子，就问老爷子：“你想家吗？”老爷子说：“我的家都散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真的快哭了。

原来在他人院的那天，妻子被送到隔离点，可他不知道是哪个隔离点。儿子送他入院时，也被确诊了，随即入院治疗。家人身在何处、状况如何，他早已不清楚了。

我从老人手机里找到他儿子的电话，加上了微信。说来也巧，加微信的那天，他儿子说快要出院。第二天，果真就出院了，还把妈妈也接回了家。



图为余琳欢（左一）与同事及治愈出院患者合影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我们每天都是口罩、防护服、护目镜、两层手套，全副武装。护目镜上虽然每天都要涂洗手液，可是起雾情况总难以避免。

有一天赶上一个患者要复查采血，前辈老师的护目镜上全是雾，她却一次就采血成功，她说自己是运气好，我明白这不是什么运气，而是技术好、感觉准。

我上班的时候一般都要垫上尿不湿，为了尽量不大小便，在上班前就开始少喝水，要吃东西就吃高热量的，常常是吃两块巧克力坚持一整天，既不会排泄，能量又有保障。

有人说女性相对于男性力量薄弱，但是，我们现在不是女性，而是战士。

我以前没来过武汉，听说武大的樱花很美、美食很多，疫情过去后，我也想去看一看、尝一尝。

##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

受访人：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黄林洁

大年三十那天下午，我休假在家，跟爸妈看电视、聊天，等着晚上过年。突然，手机响了，是医院领导打来的：“医院要组织紧急救援队去武汉，今晚就出发，你要不要报名？”

我跟爸妈简单商量了一下，他们都去“去呗”。于是就开收拾行李

李，爸妈给我包饺子，吃完饺子我就出发了。

我们救援队有医护人员130多人，女同事大概有80人，在我们接管的汉口医院呼吸科病区，半数以上为重症患者。

女性在一线的确不容易，身体会有生理期。为了照顾这部分同事，排班时会做弹性调整。如无特殊情况，基本上护士4小时一轮岗，医生6小时一轮岗。上完一班，尽量休息24小时后再上岗。

我看到一线缺卫生巾的新闻了。不过在我们救援队，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统计这部分物资需要，再由队里统一采买。到目前为止，各项物资供应都很及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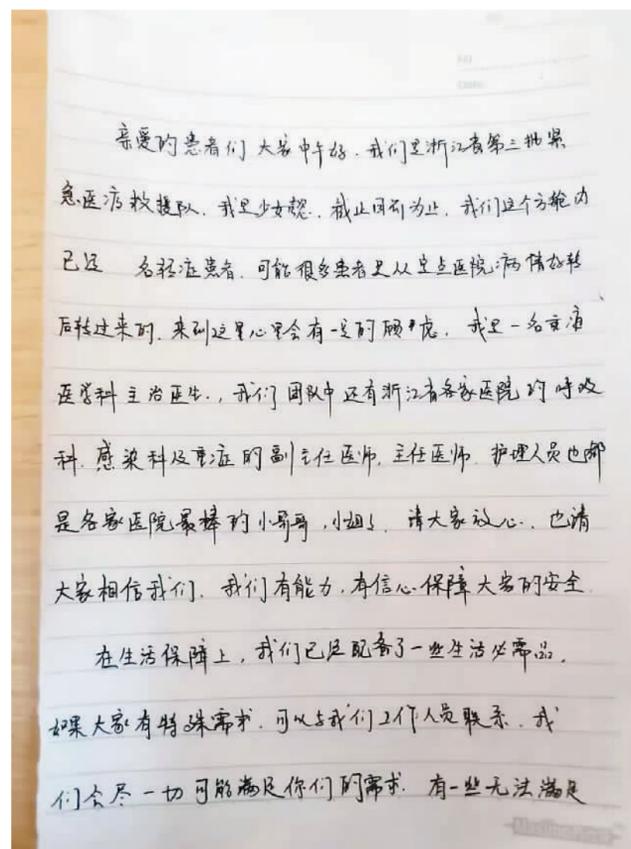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队里的抗疫工作已经走上正轨，我跟同事们的日常就是管病人、查房、开医嘱、根据病人情况调整医嘱、写病历，日日如此。

病人出现胸闷是常有的，因为缺氧；也有紧急突发状况，比如病人血氧饱和度突然掉下来，这时医生护士齐上阵，抓紧改善病人氧供。

一线医疗工作者不分男女，都承担着救治患者的使命。如果有一天离开汉口医院，我很想对这里的同事说，他们坚持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。
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在不远的将来。

（本文采访得到吴绪新、吴珊的帮助，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）



图为蒋思懿的广播手稿。（受访者供图）